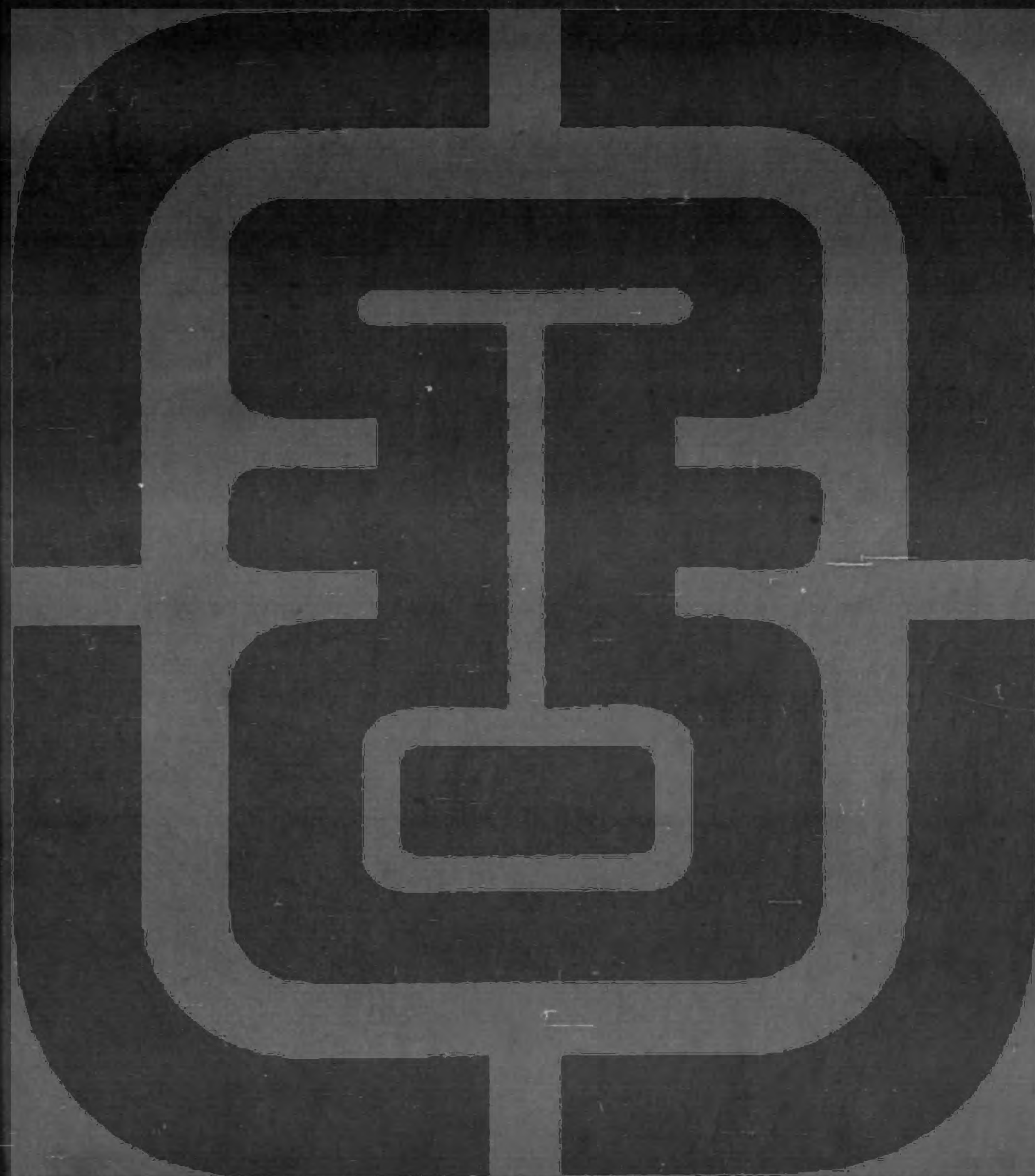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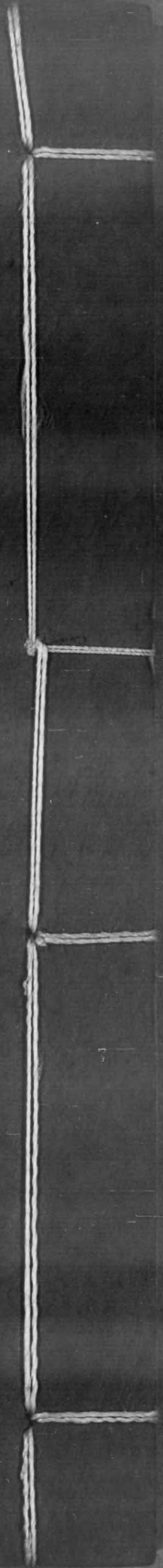


史



三



史通卷第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離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
躋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
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
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
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
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
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
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
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
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
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
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
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
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
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

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
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修於周室名目既多
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
辨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
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鸞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
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
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
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
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

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
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關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
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
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
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
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
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

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

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劾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平傳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

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
竟無它稱 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
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
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
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 改佐著作郎為著作

佐郎 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
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
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

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
皙江左之王隱虞預于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
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竝史官之充羨著作之
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
無所變革若劉涉謝旻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
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
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

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
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
右二國史之職薛榮榮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
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
知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
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
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
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

叅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
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
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
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
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晉秦以來三史稍替別
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
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
宜歸之漢士於是纂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
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
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
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
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
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
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

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
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禮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
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
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
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憐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
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
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

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占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

史通 卷之五
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攝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狐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隋世王劼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
內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
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
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
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
復詳而錄之 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
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
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

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
事業前後不同然相湏而成其歸一揆 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
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
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
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
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
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
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

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
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
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
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
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
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
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
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曰舜之事
吾知之矣此則效歟 其十四條 十一卷終

史通卷第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
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
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

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竒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議作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

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古文

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古古文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

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手晉元帝時豫章王內史梅願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

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云外大右說尚書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

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形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穎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用趙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

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襄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厥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

成有錄而已

張晏漢書注云十篇元成之間會
歿後亡失此說非也

元成之間會

稽楮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
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
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
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
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
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

岑梁審肆仁晉馮歆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
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
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為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
於是採其舊事旁觀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
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
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
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

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

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孤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

夫李克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
自建武訖乎宋初事業垂竟而珍等元繼卒復命
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
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羗傳地里志至元嘉元年
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
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
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
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
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嘉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
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
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會董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在許都
揚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闕
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無成
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綴其所聞
起于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
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

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
帝紀十二皇后紀七十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
十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
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
氏居家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
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
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
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
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

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說後漢書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紀繆襲草創紀
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常誕應璩秘書王沉大
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
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
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
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可孚郎中項峻撰吳書
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

常曜周昭薛營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
並作之中曜營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
營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營續成
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
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二國史撰為國志
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
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頽表言國
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誠有益風化願多採錄於
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

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
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取多
宋文帝以國志載紀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
松之無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
以裴注為本焉

右說三國志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
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
歷陽令陳留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

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
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
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
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
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
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
有序者皆銖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于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
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

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
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
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
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
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
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
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
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
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

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蘓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蘓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

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

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
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
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
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
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
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
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

鮑行卿秘書監謝朓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
聖淪沒並從焚蕩盧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
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
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
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壯地傳繹各為撰史學
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傳所修太建初中書郎
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

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
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
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奏詔撰成二史
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
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說陳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
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
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

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
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情等撰上黨國記起
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
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
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
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
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建興元年
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
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

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
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
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
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
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
閣改為蜀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
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
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仲華護
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

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
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
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
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
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
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
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南洛山著書不輟有
馮翊車步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
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

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
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
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
都仕魏為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
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
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
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
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
可知自餘不詳推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

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
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
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
而已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
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未安
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
大行於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

例未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嘉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閭鄧穎晁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叅著作續成前史書叙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已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元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

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大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即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温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方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

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
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
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
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
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
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
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
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
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

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
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
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
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即魏
淡與頽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淡以
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
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
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
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

為主焉

右說後魏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
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
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
平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宗宗儒崔子英等相
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令史李德
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
以所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

志序云三十卷

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
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
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
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
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右說北齊書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
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
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

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
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開皇中始書並平心出樂
右說後周書書丞唯無敢言亦在籍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
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
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
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
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
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

書仍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
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
創造至十八年方就

唯姚思廉貞觀二年
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

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不入
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
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
常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
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
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

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作傳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暗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

錄皆素貴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自達或
言皆比興全類咏訶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
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胷臆申其機杼
發言則嗤鄙怪誕叙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
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
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
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
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
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二十卷

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暮月方畢雖
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
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
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
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成家
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
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
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
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
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
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
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
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

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
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
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說遂
事不諫事已遂不諫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咎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性日用而不能
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
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
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

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箕夷不存

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

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

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

魯多淫僻豈無刺詩

蓋夫子刪去而不錄

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

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言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
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
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
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
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
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與此三族俱稱
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

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
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
以驗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
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之
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
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
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
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

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
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
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
代徃徃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
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
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劃地

氣歎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况以萬
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
神告勞捨茲實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
更踐不毛之地蕪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
無依孤鳧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
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
陵周王流彘楚帝徙柳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
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始文命之志乎其疑三
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
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
書近出世人多不知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
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
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
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
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
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
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

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
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劾曹馬而獨致元
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
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
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
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
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
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

冷之泉而死湯乃卽位無疑然則湯之節讓偽
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
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
直云慙德豈非欲減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
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
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
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
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

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書絕秦
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
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貢曰桀
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
據婦人搗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
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
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未

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墮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

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

當此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
誤也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

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

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

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

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

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

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

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鷄自斷其尾

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為申生之

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

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

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

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

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

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

史通

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禹湯

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
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
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
二三策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
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通卷第十三

史通卷第十四

外篇

惑經第四 二十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
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
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
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
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
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

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怩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

春秋切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然號為人杞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圖弑其君鄭穀襄七年鄭子駒弑其君僖公十一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麋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家嫡藥不

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
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
指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其
一條

又案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

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

楚公子亦何異魯酒薄而邾鄆圍城門火而魚

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闖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

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

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闖

其所未諭二也其二條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

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嚮也清濁必聞

不以綿駒之歌時有娛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

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

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

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

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

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
良史乎其所未諭三也 其三條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

不書盟心諸夷也十二年注桓二年公及戎盟云盟不書備恥之故不錄也

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
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其

四條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
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

盜入于讎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

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具

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條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

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

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

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

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

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

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

靡別者矣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之故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諭

他放其所未諭七也 其七條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

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

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

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

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

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

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

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無小苟涉嫌疑動

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其

八條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

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子曰齊之事我

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

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

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
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泐或革曾無定體
其所未諭九也 其九條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
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
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
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
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
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

十也

其十條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
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
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
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
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
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
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
邦大事也

謂滅耿滅
魏滅霍也

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

不均繁省失中

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踈濶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

魯策成文

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

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其十一條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

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

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

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

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墜而以冬赴皆承其

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

十二也共十二條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

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共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

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

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

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

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

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
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奔其師隕石
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奔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
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
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
文特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
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
十四條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
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
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
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其虛美二也其十五條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
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
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

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弑昭哀一主被逐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其十六條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

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其十七條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

者耶其虛美五也 其十八條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
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
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
者乎 其十九條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
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
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其二十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
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
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
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
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
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
其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躰舉
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

史通 卷之四
得而申者焉必揚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服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

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
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傳孔子教故能成不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禱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

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者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

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

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

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

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

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述遠古則委曲如

存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

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詞徵近代則循環可

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

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

重耳魯申蔡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

甲午之類也

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

曠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臬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

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
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
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
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
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
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
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
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
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
侯無加民之惡而

無人承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
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有失得因示
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儒者苟
失也按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
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
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
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
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
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
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

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

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

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

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

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

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

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

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

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

出列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

焉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

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

碁申誠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

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

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

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

汲冢所得書尋亦亡

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東晉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

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東晉引其義

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

釋

注謂注解釋謂釋例

于寶藉為晉紀

事具于寶晉紀敘例中

由是

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

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

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

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

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

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史通卷第十四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

史通卷第十五

外篇

點繁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

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繁者皆以筆點

其上其點用朱粉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

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

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

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

彰知必撫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

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

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

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家語

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

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

可伐也除二十一字移三字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

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

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謳謔舜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

云堯舉之除二十九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

史通

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
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

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

十七字加五字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

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

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

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

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

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字呂氏本紀曰呂

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王及

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

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

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畧而不言除七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十五字加十二字

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

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克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

重者今畧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

史通卷之五
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
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其泉建章
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
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
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其泉建章宮衛士各令
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

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
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
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
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嘆而
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
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
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
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
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

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
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
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
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
交名寇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
五字加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
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
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
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
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
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
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
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工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
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
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園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
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
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
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百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大傳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詞曰

云云賈生為長沙傳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

坐隅楚人命鴉曰鵙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

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

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

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扁鵲倉公傳

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
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
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
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
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
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

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
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
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
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按陰陽禁
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
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决死生有驗精
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

言也

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

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云云上

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除八十 新晉書袁宏傳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

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

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亮詞又藻麗遂駐聽又

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即其詠史之

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并舟與之談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云云 從桓温北伐作北征

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

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

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疚屺父之

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

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

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

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

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史自

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

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

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

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十

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

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

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

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

求快女婿其人也除二十三字

史通卷之十五

史通卷第十六

史通卷第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眾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

史通

卷第十六

三

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垂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栢舉之後于常之敗庚辰吳入楚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彌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

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腹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諠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

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

乎然自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

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

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

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

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

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謹言哉

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

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

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

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

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

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

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

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
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
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
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
稱瓊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
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
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瓊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
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
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
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
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
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
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
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格殺益太甲誅伊尹文

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
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璅語
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
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
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
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
悟也

史記八條

大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躰區別易觀昔

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
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
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
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二陽秋
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
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
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
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
群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
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
矣何用羨書其事乎頃數之西驗其為實矣而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
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
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
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

傳則不取其本書

謂管子晏子也

以為時俗所有故不

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
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
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
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閔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
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為百行端首也至
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

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
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
公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嘆
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畧
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
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
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
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

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
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鞅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
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
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
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
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
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

辱伐魯行唁滅堅抉死此闕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風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

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悞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又銘其說壓孤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秦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

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
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
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鷲鳴於岐山劉姓
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
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
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
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
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
褒貶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

徃徃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

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物之除

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或述

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畧論曰未定元年

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
者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非
獨人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
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

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
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憤自稱
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
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
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清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
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漫遊
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
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

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晉而
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
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
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
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
爾既非國家通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
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
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
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

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賾事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徃徃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

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

史通 卷之十一
錄斯篇耶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
楊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
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
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
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
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
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常玄成父孟德業稍多

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
篇則不以常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
以待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
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
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
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
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

史通 卷之十六
也斯言為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苟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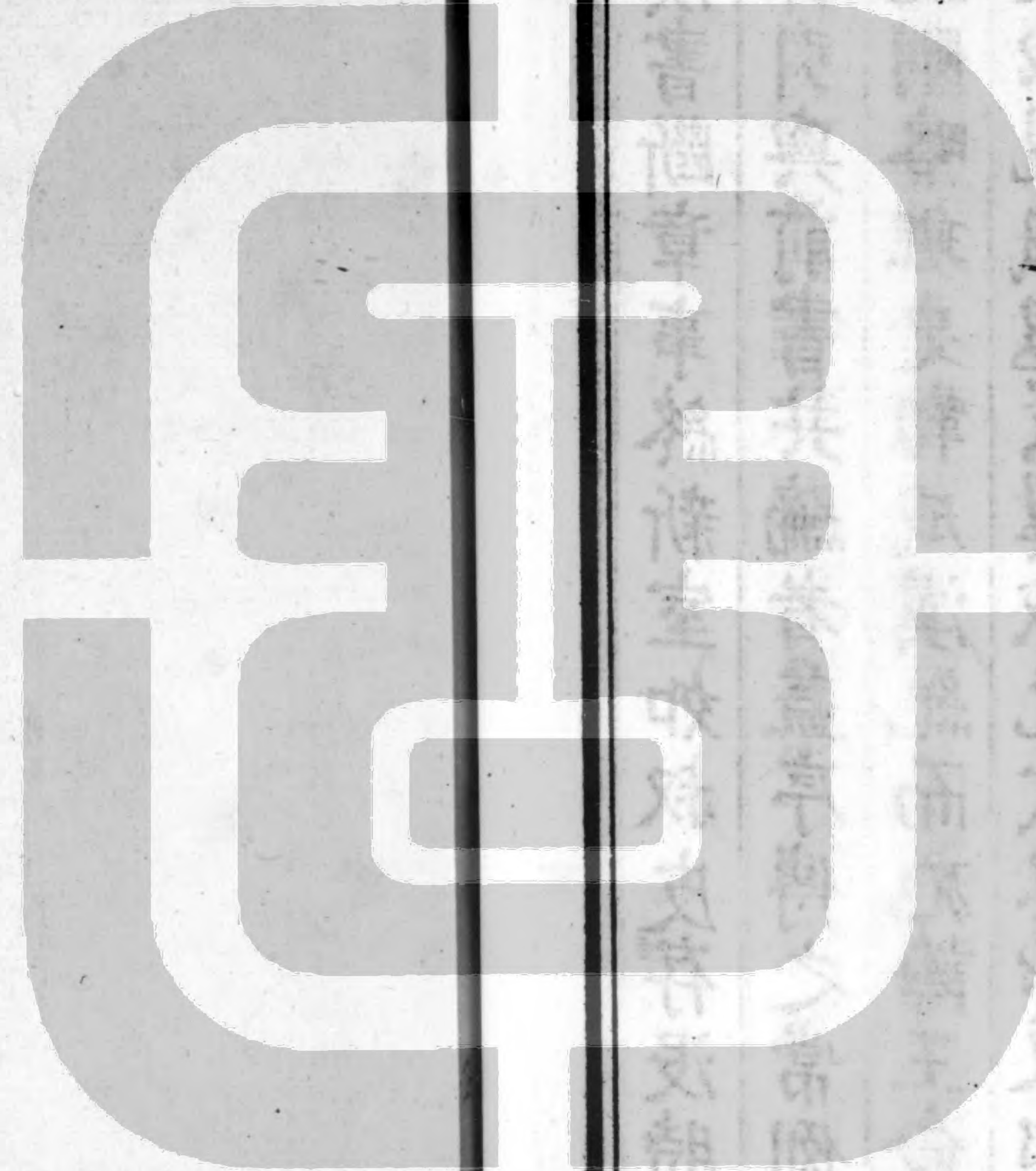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史通卷之六



程